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
学、书画、摄
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
聊经典，谈创
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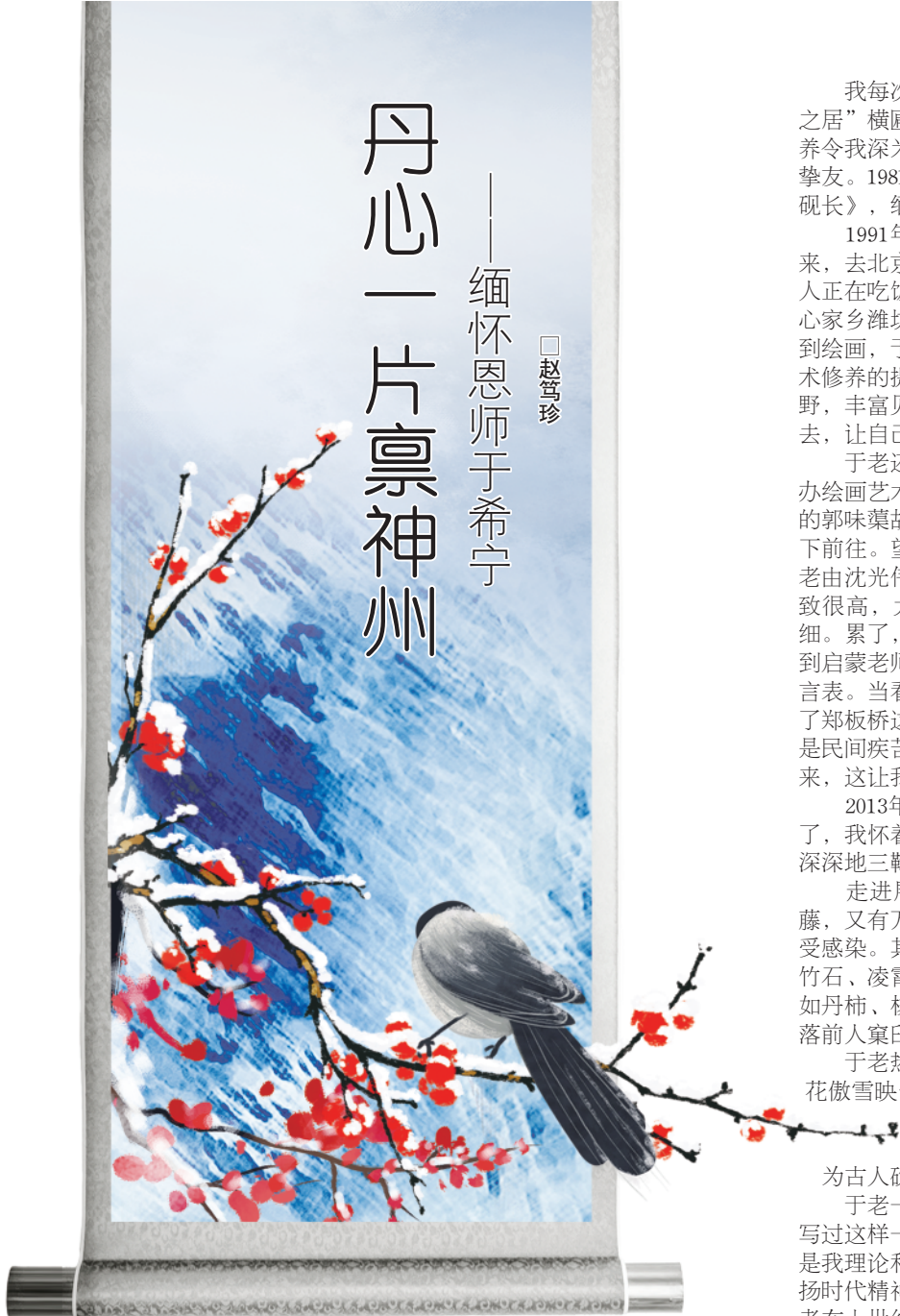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1月12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鲍涛
美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王明才

丹心一片稟神州

——缅怀恩师于希宁

□赵笃珍



在2023年1月14日国画大师于希宁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，我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缅怀之情油然而生。于老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对我的谆谆教诲又在耳边回响。

我第一次见到于老是在1962年底，当时，郭味蕓、于希宁、赫保真三位国画大师受邀来潍举办画展。他们下榻于昌潍地区第一招待所，即向阳路的小黄楼。母亲经常带着我去看望他们。画展于1963年元旦在潍坊市文化馆（原南门外黄楼）举办，观展的群众络绎不绝，三位大师为地委大礼堂门厅两侧作巨幅国画，内容是“百花齐放”“万紫千红”，三人配合默契，从构图章法到笔墨色彩，达到了高水平的艺术境界，可惜两幅作品在“文革”中都被毁了。

据说，在《围城》中最完美的女子是唐晓芙。钱钟书自己就曾说：“唐晓芙是我最爱的人物，所以，我不忍心看她走进围城。”而另一个占了重要篇幅的女人孙柔嘉就没有如此的幸运了，她长相平常，家世平常，性格平常，所以被钱先生安排走进了婚姻，与男主人公有了最长久密切的相处，然后显得啰里啰唆，不得人心。

杨绛曾暗示自己为唐晓芙的原型，有人发出异议，认为孙柔嘉与方鸿渐吵嘴斗气更可能来自钱先生自己的生活体验，也即《围城》中若真有杨绛的影子，孙柔嘉倒是更有可能。事实上，我一直不明白，像钱钟书这样深具慧根之人，如此偏爱唐晓芙，到底是何原由？因我一直没有看出唐小姐除了美貌及善于社交之外，还有哪里可爱。唐晓芙从故事中走掉，但不可能从她自己的生活中走掉，当她走进自己的围城之后，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人美，又极善社交，婚后夫婿神仙人品，二人鸾凤和鸣，也不失为一桩美雅之事，但这个世上更多的倒是数不尽的缺憾，古今中外莫不如是。

依据现实的规律推测，假如唐晓芙也走进婚姻，更多的可能是在一个优越的条件下，过一种优裕而炫目的生活……她没有苏文纨的才学与家世（就是苏文纨这位女博士，后来不但发了福，还跑起了单帮），也未必如孙柔嘉这样安于平庸，平心持家。

一直以来，我有一个想法就是，除了长相不同，这两个女人其实就是同一个女人，即唐晓芙就是围城外的孙柔嘉，孙柔嘉就是围城中的唐晓芙。想一下小说中，孙柔嘉

我每次去于老家中拜访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于老自题的“寒梅劲松之居”横匾。于老精神矍铄，心胸开阔，他那抱朴守真、厚积薄发的学养令我深为折服。于老与我舅舅郭味蕓是几十年荣辱与共、肝胆相照的挚友。1981年，我舅舅去世十周年，于老还作了回忆文章《回忆郭味蕓砚长》，缅怀之情跃然纸上。

1991年，一天，我去济南探望于老和师母，二位老人刚从北京回来，去北京是为毛主席纪念馆捐献白梅与凌霄两幅画作的。当时两位老人正在吃饭，于老则让我坐到他身旁，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着，他很关心家乡潍坊的情况，当我谈到潍坊的巨大变化时，于老很高兴。后来谈到绘画，于老叮嘱我平时要多注重生活积累、基本功的锤炼与各方面艺术修养的提高，还要注重理论学习，善于吸收前人的经验，不断开阔视野，丰富见识，并鼓励我要经常换换环境，特别是大的环境，到自然中去，让自己的作品从自然中来。

于老还非常关心家乡潍坊的文化发展，多次来潍坊参加风筝会，举办绘画艺术讲座。1983年，于老来潍坊，当听到由陈寿荣老师与我发起的郭味蕓故居陈列正在初步布置、修缮时，他立刻在谭英林老师的陪同下前往。望着挚友的遗物，怀念之情涌上于老的心头。2003年初夏，于老由沈光伟老师陪同来到潍坊市博物馆参观，我有幸一起前往。于老兴致很高，尤其对展出的古字画特别感兴趣，每一幅作品都看得非常仔细。累了，他就坐在椅子上看，认真揣摩作者的立意及用笔用墨。当看到启蒙老师丁启喆的画作时，他观看良久，对启蒙老师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。当看到郑板桥所绘墨竹画作时，他深深地沉浸其中，也许是想起了郑板桥这位慷慨啸傲、不趋炎附势的七品县令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的诗情画意引起了联想，凝神关注的神态在脸上流露出来，这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2013年，为纪念国画大师于希宁诞辰100周年，于希宁美术馆开馆了，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走进美术馆。于老的塑像首先映入眼帘，我深深地三鞠躬，以表达我对恩师的怀念敬仰之情。

走进展厅，有花繁而不乱、蔓奇变而多姿、主干盘曲而虬结的紫藤，又有万花敢向雪中开，挺立风雪吐芬芳的白梅，健笔豪情，令人深受感染。其他花卉蔬果，皆笔精墨妙，意趣新颖。至于一些庭院景物如竹石、凌霄、牡丹、杜鹃，篱落风光如秋菊、丝瓜、扁豆、牵牛，山果如丹柿、核桃、石榴，菜蔬如番茄、莲藕等，均因其富有亲身感受，不落前人窠臼，笔墨流畅飞舞，清新生动，使观众备感亲切。

于老热爱生活、热爱自然，尤其是对梅花情有独钟。他曾说喜欢梅花傲雪映骨的精神，其笔下的白梅铁骨冰魄、奇逸纵横、雪蕊吐芳、格调清新，红梅则高古雄奇、气韵丰沛、灼灼如人，俨然一颗痴情、炙热的艺术之心。他视梅花为挚友，曾为古人砍伐梅花而动容。

于老一生专注于深耕学养。深耕教育、更注重深耕自己的心灵，他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才德勤修养，三魂共一心，是我人生的座右铭，也是我理论和实践的主张。所谓三魂是指国魂、人魂、画魂，艺术家应弘扬时代精神，抒发爱国情怀，达到国魂、人魂、画魂三者的统一。”于老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《道明·气充·文雄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，如何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，不辜负社会和人民的期望，在美术事业中做出成绩，这是大家的心愿。”

于老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的艺术家。他是20世纪中国花鸟画复兴的重塑者和见证人，他深受“文艺救国”思想的影响，将自己的情感融于人民群众之中，使自己的步伐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变化，牢记自己的社会职责。于老将一生的精品力作无偿捐献给国家，用自己的优秀作品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。这是文艺工作者的灵魂所在，做到丹心一片稟神州。

“我念梅花梅念我，新枝老干任横斜。”于老翰墨飘香的艺术世界，已化作不朽的香雪梅魂。三魂思想流芳人间，荡涤思想，催人奋进。一代宗师，不朽梅魂，气贯长空，日月同辉！

在结婚前，性格比较模糊，有很大的虚构成分，后半部分的孙柔嘉，却越来越鲜明突出，真实可信。

《围城》以婚姻为具体的叙事意象，唐晓芙在故事里走掉，等于一个可爱的理想女性在婚姻里的消失，转而蜕变为这样一个亲切的、唠叨的、相互依赖潜意识里又老想摆脱的现实女人。这其实是男人对于女人爱情理想的最终幻灭。如果一定要对号入座，还原到作者的生活，那么就是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，在结婚前是唐晓芙（杨有这个可爱与鲜妍），而结婚后便成了孙柔嘉，能给予作为丈夫的那个男人以世俗的折磨和误解，也能给予生活的温暖和熨贴。

当然，对号入座丧失了起码的小说创作来自虚实结合的常识，但是聪明如杨绛者，难道在暗示自己为唐晓芙原型时，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一种可能：从爱情到婚姻也就是从鲜妍可人的唐晓芙变成了絮叨平庸的孙柔嘉？至于后来在长久岁月里的相濡以沫，相互扶持，品格上的互相弥补，如果世人一定要将那也叫做爱情，就只是在表达对爱情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了。爱情的本质就是短暂，而且永远无法得到，因为得到了也就是失去了。女权主义者喜欢以此讨伐男性的善变，却忘了那绝不仅仅是男人这个性别的劣根，而是整个人类的本性。

钱钟书一生为人称道的，在才学、品行、成就之外，总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，就是他楷模般的婚姻。钱杨二人从来琴瑟相合，被视为佳话，视为神仙眷侣。看来世间那些著名美满的爱情也不过如此，而美满的婚姻更只不过是，与一个已经变成了孙柔嘉的唐晓芙相濡以沫，相携白头。

□李升连

两个女人